



美文经典文丛
赏读精品美文
情动你我
美在瞬间

Meiwen Jingdian
Wencong

李新纯◎主编

双色版

精品散文



触动生命的美文珍品 千锤百炼的天籁之音

品读精品散文就像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我，不责备你，一条温存的臂膀，容得下所有人的依靠。它那娇柔的指尖，永远在你的记忆里晃着。轻盈的步履，罗袜的丝光随时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

延边人民出版社



美文经典文丛

赏读精品美文

情动你我

美在瞬间

Meiwen Jingdian
Wencong

李新纯◎主编

双色版

精品散文



触动生命的美文珍品 千锤百炼的天籁之音

品读精品散文就像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我，不责备你，一条温存的臂膀，容得下所有人的依靠。它那娇柔的指尖，永远在你的记忆里晃着。轻盈的步履，罗袜的丝光随时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申明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品散文/李新纯主编.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9. 6

(美文经典文丛)

ISBN 978 - 7 - 5449 - 0633 - 3

I. 精…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1833 号

美文经典文丛 李新纯 主编

图书策划:  腾飞工作室
15611907758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 <http://www.ybcb.com>)

印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开本:710×960 1/16 印张:294 字数:35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449 - 0633 - 3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0 套 全套定价:562.80 元(全二十一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美文，是感悟的渗透，是思想的火花，是理念的凝聚，是睿智的结晶。它怀拥大千世界，洞穿人生百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敏锐的作家，善于捕捉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容隽永、耐人寻味的美文。这些佳作在潜移默化中给读者以思想启迪和灵魂的洗礼。美文又以种种形象来诠释生命的真谛、万物的精华，它以深邃的内涵，使我们领悟事物的本质，达到透视事物底蕴的审美效果，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赋予了美文不同的定义，从汉赋到今天，美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以其洞幽烛微的观察、超尘脱凡的秉性、悲天悯人的情愫、妙笔生花的笔墨，写下了无数文采斐然、脍炙人口的美文。这些历经时间过滤而留存下来的传世佳作，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而且感染和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叩问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给大家以精神上的享受和艺术上的熏陶。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在追逐物质生活的同时渐渐迷失了自我，当今社会最缺的不是物质，而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人文关怀让世界充满了温馨和关爱，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凝聚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源泉。

我们不敢想象一个缺乏人文素养的人，他的未来会是怎样；我们更不敢想象一个缺乏人文素养的民族，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而从哲理美文中汲取人文精神的营养，是培养人们人文素养的最佳途径。为此，我们特地从浩瀚的中外散文佳作中精选了一批适合当代人们阅读的、极具思想价值的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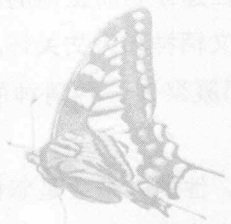


让大家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美好的享受、文化的熏陶和生活的智慧，逐渐培养起自己的人文精神。

《美文经典文丛》荟萃了众多中外名家以及实力派作家的各种体裁和题材的美文，呈现了大师们深刻的人生感悟。透过这些文章，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灵动和人文的关怀，体味到世间最本真质朴的情感，并获得真知与感动、启迪与智慧。《美文经典文丛》包含了人生、青春、处世、心态、价值、修养、成功、智慧、知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生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这些美文不仅可以提高大家的人文素养，还可以增加大家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水平。本书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有趣，非常适合广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朋友阅读。

编者

2009年6月





目 录

藤野先生	✽ 鲁 迅	1
纪念刘和珍君	✽ 鲁 迅	6
背 影	✽ 朱自清	10
阿 河	✽ 朱自清	12
巴黎的鳞爪	✽ 徐志摩	19
翡冷翠山居闲话	✽ 徐志摩	31
我所知道的康桥	✽ 徐志摩	34
原始的媒妁	✽ 夏丏尊	42
归 航	✽ 郁达夫	44
江南的冬景	✽ 郁达夫	46
忆白石老人	✽ 艾 青	49
黄山小记	✽ 菡 子	55
浩气长存	✽ 林 非	59
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	✽ 林 非	67
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	✽ 牛 汉	73

※ 石 英	76	盛衰沉浮皆自然
※ 卞毓方	82	文天祥千秋祭
※ 程秀海	90	暗 伤
※ 肖 凤	93	敬悼萧乾先生
※ 陆 鑫	99	竹 刀
※ 陆 鑫	104	囚绿记
※ 蔡元培	107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 陶晶孙	114	记创造社
※ 张同吾	120	哈尔滨遥望的思念和祝福
※ 申保箱	123	问河哪得清如许
※ 林贤治	125	油 灯
※ 庞 白	127	我的第一场雪
※ 西 贝	129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 王统照	134	芦沟晓月
※ 徐蔚南	137	山阴道上
※ 陈殿国	139	卢沟桥不会忘记
※ 王祖文	143	眺望大漠
※ 施 晗	146	带上文学行走
※ 施 晗	150	风吹过对面的感觉
※ 沈学印	156	移情别恋“婆婆丁”
※ 沈学印	158	锦书寄来最多情
※ 高建新	162	西南边陲的风
※ 王学军	167	竹 殇
※ 王学军	169	漠 视
※ 吉布鹰升	171	曾经故乡
※ 吉布鹰升	174	昭觉的冬天
※ 桂 苓	179	布衣味道
※ 王光佐	182	在自然中生活



纪念海子的背后	✿ 谭延桐	185
无穷小的小人	✿ 谭延桐	189
更衣记	✿ 张爱玲	192
感谢《简·爱》	✿ 李娟	199
怀念狼	✿ 耿翔	201
乡村场景	✿ 方心田	205
哭悼流亡的燕子	✿ 墨人	214





藤野先生

※ 鲁 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



精
品
散
文

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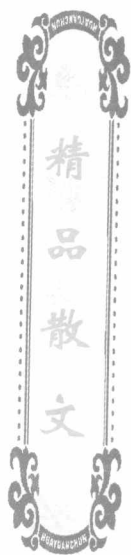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



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到我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

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纪念刘和珍君

※ 鲁 迅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些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



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着和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

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